

湘西南诗会

打算 (外二首)

陶小青

等我年过半百
必须要回到曲溪村
开垦几块荒地
种上喜欢的蔬菜瓜果,也种
不同颜色的玫瑰
村里无人认领的蛙鸣虫啾
我全都豢养
清晨无需早起
花开的声音很轻很轻
夜晚也不必关窗
路过的清风白云可以
进来歇歇脚,至于
落魄的前半生
就托付给屋前的溪流
洗净尘埃的同时
也还它自由

无处安放

买回一袋营养土
分别倒入两个泡沫箱
权当是我在长沙打下的
江山

种上香葱、香菜、大蒜
还有小白菜
权当是我在长沙结识的
同乡

每天为她们松土、浇水
偶尔也会
诉说心里的苦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唯有她们
方能听懂我无处安放的
方言

有风吹过

风,加大了力度
仿佛要从这林间带走些什么
它跑得真快啊
连自己影子都弄丢了

我喜欢张开双臂
逆行在风中
仿佛两个孤单的灵魂
相拥在了一起

很多时候
我就是这阵砥砺前行
耗尽所有的力气,依旧
一无所获

(陶小青,绥宁人,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古韵轩

眼儿媚·咏水

(外三首)

罗建华

烟雨蒙蒙恋山丘,又着暖风柔。条条
溪水,潺潺东去,汇入洪流。
轻歌曼曲波光舞,润物绕田畴。凭谁
有问,浓情只在,小小寰球。

天仙子·胡杨

雨蚀霜侵摧树干。昂首迎风心未乱。
寒来暑往奈君何?装束换。容颜灿。日弄
金波邀一看。
长寿千年真罕见。荒漠沙滩唯独恋。
扎根深土守云天,景烂漫。人惊羨。谁与
比肩冲碧汉。

一七令·潮

潮,
退远,来高。
风怒吼,海狂嚣。
乌云滚滚,白浪滔滔。
翻飞如雪舞,荡漾似绸飘。
留去只缘自在,晨昏莫道遥遥。
千年岁月随烟散,万种风情任波摇。

巫山一段云·咏云

足踏苍穹路,身居碧海间。霓裳盈袖
舞翩翩。潇洒似游仙。
聚拢调成雨,分离化作烟。悠悠来去
不寻源。舒卷任风牵。
(罗建华,邵阳市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有吴刚。边讲故事,父亲边指着大
大的月亮里面的白色云影,说那是
吴刚在砍桂花树,那是嫦娥在跳
舞。我们看着那些恍恍惚惚的云
影,越看越像。

我们看着当空的月亮,咀嚼着
月饼,在吴刚伐桂的声响里,看嫦
娥挥舞着水袖起舞。我们在父亲
的故事里,在中秋月色里入梦。

此时的月亮已升至半空,月还
是当初的月,可我再看月亮,却没
有了吴刚伐桂的身影,没有嫦娥长
长的水袖,可能是到了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的年龄吧。桌上的月饼
没有人吃,都嫌太过油腻,只有那
壶茶又续了一壶。

年年岁岁月相似,所度中秋各
不同。山间一幢幢别墅隐没在花
草树木中,不知哪户人家点燃了几
盏孔明灯,放飞上来。此时,孔明灯
光闪烁,月光皎洁,蓝天澄澈。

(何翠清,新邵酿溪镇四小教师)

月亮月亮跟我走

何翠清

门口,看谁最先看到月亮。当看到
巨大的圆月从山后探出点脸,山里
瞬间被照亮,我们就会一起欢呼雀
跃起来,一阵疯闹追逐。我们奔跑
着,喊着月亮月亮跟我走。那月亮
的的确确被我们牵出了山峦,升向
天空。我们这么开心快乐,也是因
为只有中秋这晚能吃上月饼,吃上
让我们涎水长流的月饼。

满月升起,我们呼啦啦都回到
自己家,等待父母分月饼。一般每
个孩子一块,孩子多的人家,每人
半块。爸爸从透着一层油光的纸

里,小心地拈出月饼,放到我们手
里。我们也同样珍惜地一手拿月饼
小口小口品尝,一边用另外一只
手小心地放在月饼下面,接住脱落
下来的饼皮。那时候的月饼里面有
芝麻、花生仁,还有小块小块的肥
肉。还有些红色绿色的细丝点缀其
中,至今不知道是什么。我们非常
安静,小心翼翼地咬上一口月饼,香
味溢满唇齿之间。我们非常安静,
等待着父亲给我们讲故事。父亲读
了很多书,我们有听不完的故事。
中秋这晚,父亲必讲后羿与嫦娥还

湖光山色

朱巨滨 摄

双清
SHUANGQING

乡土视野

捉泥鳅

夏太锋

蓝天白云下,一天一天变得枯黄。三
三两两的鸟雀在草把上觅食,忽一
下从这块稻田飞到另一块稻田,寂
静的田野倏地增添了生机。一有空
闲,父亲就带着我下田捉泥鳅。稻田
干涸后,泥鳅栖身躲藏在草把下潮
湿的泥土里。父亲捉泥鳅十分内行,
他伸手移开草把,睁大眼睛寻找泥
鳅的洞穴。一旦发现小孔,赶紧蹲下
双腿,用食指沿着洞穴一点一点扒
开泥土,寻找泥鳅。

我尾随在父亲身后,终于扒到

了一条泥鳅,心中窃喜,连忙张开
五指去抓。泥鳅十分狡猾,全身黏
黏的,扭动着身躯从指缝间逃脱了。
我心想,一条小小的泥鳅,还怕
抓不住你,又一次张开五指用力按
住。可力气再大,泥鳅总是从指缝
间滑脱逃掉。反反复复几次,手上
的粘液越来越多,拿这小小的泥鳅
还真没办法。情急之下,我只得喊
父亲帮忙。父亲很快来到我身边,
看到我笨拙的姿态,咧嘴一笑对我
说:你捉泥鳅的方法不对,记住这

句话,捉泥鳅要捧,小孩子要哄。说
完,父亲合拢两只手掌,轻轻一捧,
泥鳅乖乖地被捧进了小鱼篓。哦,
这方法真管用,不一会儿,我毫不
费力捉到了好几条泥鳅。

父亲的话虽然简短,我却牢牢
记在了心里。成了一名教师后,我
常常想起父亲这句话:“捉泥鳅要捧,
小孩子要哄。”在教学实践中,多
发现学生的优点,表扬夸奖孩子,称
赞鼓励孩子,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我
记得有一个学生卫生习惯不好,抽
屉里总是塞满废纸,而且喜欢乱扔
垃圾。我就安排他当班里的卫生委
员,负责卫生工作,并经常表扬他
班里的卫生工作搞得很好。久而
久之,他不但自己的卫生习惯变好
了,而且经常督促其他同学讲卫生。

(夏太锋,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我找了个斗笠。我只好戴着它,迎
着风雨走进那个已经没有遮盖的
厕所——其实雨很大,戴个斗笠已
没有意义,反正全身已经湿透了。

大家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折腾了一个晚上,个个哈欠连天,
精神萎靡不振。天亮了,雨虽小
了,但仍然绵绵不断。父亲安排几
个姐姐带着小外孙回家看看自己
家里被这场狂风暴雨搅成什么样
子,但几个姐夫和年轻的外孙则留
下来。需要他们把漏瓦撤换掉,把
吹散的茅草重新盖在屋子上。

直到吃早餐了,母亲才猛然想
起今天是中秋节,要我赶快去城
里买月饼。

许多年后,记得当时的《文艺
报》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开展过讨论,其中就包括:秋
天了,究竟会不会发生“八月秋
高风怒号”的气候现象。可惜当
时我文学素养缺失,未能著文辩
证,但我的亲身经历可证杜甫的
诗歌所言不虚。

后来,二哥的孙子结婚,我回
老家的时候,就住在二哥儿子的
家里。那天也正是八月,也是淫
雨霏霏。但是,他的房子高端大
气,即使是台风也刮不动。

现在,我们这一带,小别墅一
栋连着一栋,一片连着一片。我
想,如果二哥当时有这样的房子
结婚,也不会那么狼狈;如果杜
甫能看到这一景象,也一定会心
满意足。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樟树垅茶座

二哥的婚礼

易祥茸

当时,农村的人大多一天只吃
两餐,所以待客的正餐一般是在下
午两点左右。当大家酒足饭饱,百
客散去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
但是,后厨还在忙碌着,婚礼还在
继续进行——晚上还要闹洞房呢,
也意味着后厨的人们还要准备一
餐高标准的夜宵。

谚语说:“(天空颜色)朝红长
江水,夜红火烧天。”按一般情况,
那天应该是有晚霞的,晚上的月
亮应该是亮堂堂的,但是都没有。
待太阳一落山,天空就乌黑乌黑
的了。操持婚礼的人们马上点起
了灯——由于要点灯的地方很多,
所以,所有的灯都用上了。新房
里有蜡烛可以照明,神龛上有菜
油灯在一闪一闪发亮。唯有两
盏煤油马灯,一盏照在炒菜的灶
台上,一盏照在摆菜的案板上。其
余的地方,需要灯光的一律点上
蜡烛。虽然没有灯笼,但说整个
院子“灯火通明”一点也不为过。

夜已深了,婚礼已进行完最
后一个环节,新郎新娘已关上房
门。其他人也累了一天,随便找
个地方准备睡觉。突然,“呼啦”
一声,一阵狂风刮来,把刚才还
燃得好好的灯几乎全部

扑灭,包括新房中的红烛。只有
两盏马灯仗着有风筒罩着,没有
熄,但还是在“噗嗤噗嗤”发抖。
接着,天空隐隐传来了闷雷声。
“不好,要下大雨了。”父亲的话
刚落音,又一阵更强的狂风袭来。
它掀走了盖在猪牛栏、茅房上
的茅草,把厨房上的杉木皮掀开
了一个窟窿。更要命的是,狂风
把屋脊上的瓦也撬动了。它们沿
着瓦槽跌跌撞撞翻滚而下,在槽
瓦上炸出无数个浅浅的坑来。

紧接着,一声炸雷在屋顶响起,
随即,瓢泼大雨连续不断地浇
来。牛栏猪栏是没救了,瓦屋底
下的人们在昏黄的马灯晃照下,
动员了家里所有的盆子、坛子和
罐子接漏水,希望能在房子里开
辟出一块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
让大家可以有个栖身之地。只
有母亲,抱起白天大哥给二哥
包被子带回来的一块油布,将它
覆盖在新床的帐子顶上。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
未断绝。”整个屋子里的忙碌都
是徒劳。

我突然内急,想上厕所。母亲给

一碟精致小巧的月饼,几碟时
令瓜果,各色坚果小吃摆了一桌。
一壶琥珀色的茶,在银色的月光
下,透明闪亮。一年中秋,我们
几个好友相约,到这位居山巅的
别墅,到这空阔寂静的山里赏月。

月亮从山间升起,如银盘一般,
那么柔美。光华静静地铺满大地,
远山如黛,天空是幽深的蓝。散
发出淡淡清香的花草被月光一照,
如在白昼里一样清晰。月光如水,
万物沐浴。我们几个头上闪着
银丝的朋友一时无语,望着这年
年岁岁都一样的月亮,人到中年,
不免怀旧,不由得就想起我们小
时候的中秋。

那时,我们都是如风的少儿。秋
天,天高地阔,我们奔跑在大山
里,在田埂高地上跳跃,在水库
鱼塘里游弋,整天沉浸在欢乐里,
小脚板根本停不下来。玩累了,
就卧在父母身边听故事。尤其是
中秋这晚,我们这些孩子会早早
等在房



白塘水在一个名叫七里桥的
地方注入资水,两者环抱出一片
上千亩的丰腴良田,当地人称作
“七里大坳”。清清的河流、悠
悠的水圳环绕村庄,岸柳成行,
碧波潺潺,倒映着农家的白墙
灰瓦。田垄中,大小不一、纵
横交错的小水圳密如蛛网,流
淌在庄稼、树木、繁花、绿草
中,宛若色彩明艳的水粉画。蜿
蜒的小水圳就像人身上四通八
达的血管,把田垄分割成面积不
等的粮田。每年收割完晚稻,稻
田就成了大家捉泥鳅的欢乐世
界。

秋收后,稻田成了另一番景象。
泱泱水田干涸了,星星点点的浮
萍无精打采黏在泥土上。双脚踏
上泥土,软绵绵的。昔日绿油油
的稻田只剩下稻茬,没有了稻粒
的“草把子”杂乱无章直立着,
缄口无言挺立在

我二哥结婚那天,是1957年中
秋节的前一天。

那天,亲戚们都来了。他们自
觉分为三个部分:能断文识字、
通晓礼仪的被派往接亲队伍;其
余男人一律帮后厨杀猪、磨豆腐
、挑水劈柴;女人们则围着布置
新房。

大哥也从单位请假回来了。他
为二哥带回了结婚用品:一床印
有牡丹、百合图案的大红被子,
一双钉鞋,纯牛皮的。此外,还
给父亲带了一双黄牛皮的木屐。

八月,只道是秋高气爽。但是,
那天特别闷热。谚语说,“二四
八月乱穿衣”。按理大家也应是
长衫长袖了,但帮后厨的大多是
短袖背心,甚至有的还赤膊上阵。
只是接亲的人们碍于礼仪,即使
汗透背心也穿戴整齐,中规中矩。

接亲的队伍回来了。抬嫁妆的
先进了堂屋,接着新郎新娘也
进了屋。那时已不兴骑马坐轿,
在火红的太阳下,他们步行,也
怪不得大家都汗流浹背了。

一切都按部就班。司仪高喊: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当时我家的情况还
是不错的,除猪牛栏、茅房盖
的是茅草,厨房盖的是杉树皮外,
还有4间瓦房。家里选了一间
有天楼地楼的房子给二哥做洞
房,虽然天楼略有腐朽,几个地
方还露出窟窿,但总体来说,规
格还算挺高的。接着是筵席开
始,客人们呼朋唤友、划拳品酒。